

詩歌
講座

十九世紀法國抒情詩

講話

穆木天

第一講

浪漫派詩歌的先驅

——轉形期中的幾個詩人

要攷查浪漫派抒情詩的由來，是不能不溯到盧梭（J. J. Rousseau）的。一個運動並不是一日之功所造成的；牠有牠的遠的由來，和牠的長年的社會的背景。浪漫派，究竟，是產業革命所生的社會的矛盾作牠的發生的背景，貴族與新興的資本家的矛盾和突衝是法國大革命的由來，同時，也可以說是浪漫派文學的由來。但，溯到莫立哀（Molière）的時代，溯到拉卜列葉爾（La Bruyère）的時代，溯到古代派

與近代派鬥爭的查理·貝羅 (Charles Perrault) 的時代，那不是這短時間和這短的字數作到的。由以『費加羅的結婚』(博馬賽的劇)揭開其火蓋的大革命所結晶出來的浪漫主義，是由於資本主義的成熟資本家勝利的結果，他是要求自由的，是個人主義的，其代表的形式抒情主義 (Le lyrisme)，是不能不直求源於盧梭，不能不求源於他的『新愛羅綺斯』他的『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冥想』的。

雖然在文藝復興時代，在北斗社 (La Pléiade) 的龍沙 (Ronsard) 的詩歌裏，在拉卜列 (Rabelais) 的作品裏，不無抒情的氣息，但，個人的是個人的，而不是浪漫的，並且，被以後的王權的發展，社會的變化給壓滅了。文藝復興的個人主義的精神因被所謂的社會的精神 (L'esprit du monde) 給代替了。同時，由王政的統一，蘭卜盧伊的客舍 (Hôtel de Rambouillet) 的會合，享諾列多爾非 (Honoré d'Urfé) 的小說『阿斯特雷』 (Astrée)，馬萊甫 (Maire) 的詩，翰林院的成立，高迺葉 (Corneille) 的悲劇，古典主義劇的勝利，個人主義的氣息已掃地無餘了。為得投王

公貴族的歡好，古典的戲劇，制出了典型(Mode)制出了矩規，表出來整齊均稱的形式，典型的人物，要以理智，常識製制住想像和情感，以犧牲，忠義厭制住人的個人的情愛(Horace, le ch)，當然是絲毫不容抒情主義有發展的餘地了。在貴族文學的前邊，自我是完全被壓沒了。

十八世紀，馬丹郎伯 (Mme de Lambert)，馬丹譚山 (Mme de Tencin)，馬丹德·德風 (Mme du Defland) 以及馬丹聶克爾 (Mme de Necker) 等等的社交所 (Salon)，是仍然承繼十七世紀的傳統，十八世紀的文學仍然是十七世紀的流脈。十八世紀的文學，在大體上，是假的古典主義，十八世紀的文學，大體，是哲理政治的文學，十八世紀是可以說沒抒情詩的。但，在十八世紀的中葉，盧梭出現了。盧梭的『回到自然』的說法，可是說引起十九世紀浪漫派詩歌的最大的動力。

盧梭雖然不是一個韻文的作者，但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度了一生艱難困苦的生活。他很小的失掉了他的母親，他那隨隨便便的父親使小說陶醉他，他們終夜

耽讀，不到早晨的燕子發出了初叫，他們是不就寢的，但不久他的父親就離開他了。以後就是他的苦的生活了。他受了好多的艱苦，他十四歲的時候就不得不離開了他的故鄉日內瓦。他滿心的酸苦流浪在各處，在大路上作他的漂泊生活了，討過飯，行竊，混跡於僕役和使女之間，有時睡在星光之下，有時睡在小店兒裏。以後，一個女人接收了他，拿他當玩具，隨後拿他當她的兒子待，隨後，又拿他當聽差，隨後，又拿他當她的情人；那就是華侖夫人（Mme de Warens）。他在華侖夫人的家裏完成了他的教育，讀了好些的小說。他長大了，但一天，倦怠了，大概是受了委曲了，他覺得很不痛快，或者是在一個地方住久生厭的原故，他就走了，又作他的飄泊生涯了。在徒風作聽差，在里昂作教師，作音樂師，作寫樂譜者，作威尼市使館的書記官，以後他的生活的變化令他到了巴黎。儒怯而猜疑，乖僻而拘板，窮困而多病，性情非常的熱烈，他直到四十歲仍是零丁孤苦，無家無依，是同二十五年前同樣地窮困啊。他的偉大的詩歌，就是他這種生活的結晶品。

是自然使他作成了一個敏感的，有感性的人物。牠賦與他一些熱烈亂暴的感覺，一些享樂的熱慾的，但同時賦與給她那感受苦痛的能力。大部分人感到即過去的輕微的印象，我們漠然放過去的印象，我們感到而馬上就會忘了的印象，在他則深深地印入心內，那些印象深入得以至使他生了憂悽，深的怨恨，如瘋狂的決心來。天性不羈，受人生的酷遇，更慣於用頑固的默想去增益自己的創痛，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永遠的負傷者，一個知覺過敏的人。在他的心裏，在他的周圍，一切是會令他感到深的痛苦和深的憤慨的。一點事情可以令他興奮，一點小事也可以令他失望；朋友的舉動是會令他猜疑的，他人向他作的敬禮，向他給的禮物，在他眼睛看，是嘲笑他的貧窮。一切是作成他的担負的；天天他自省，他精神集中，閉籠在自己的內面了。但突然他得到了成功，他的作品，如暴風似地，在社會上流行了。他的作品引起了讀者的狂熱，使他得與孟德斯鳩，和服爾德得並駕齊驅了。他的作品引起巨大的革命。他的作品——『愛彌爾』，『新愛羅綺斯』，『冥想』，『饑

悔』等等——開了浪漫派的坦途。

在近代文學裏，是再沒有比盧梭的影響再大的。他的自然觀，教育觀，社會觀，是不止影響到文學的一個小的部門，在哲學上，在各方面上，都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現在，我們只看他的作品的詩的成分和詩上的影響好啦。誰都知道，盧梭是主張『返到自然』的，他說自然是善的，人爲是惡的，由於這一種出發點，他反對理智，尊崇感情，盧梭是一個雄辯家，是一個感情一貫的雄辯家。他有熱烈的情緒，他有滔滔的辯才，所以，他能不顧一切把他的思想表露出來。盧梭在他的作品，用他的辯才，表出熱情與諧和來。那種辯才的奧妙，是盧梭的靈魂。在每個作品中他放進去了他的自我的全部。他的思想只是個人的思想的形式。他始終是脫離不了他自己的。他對於一切全是主觀的。他不能如實地看客觀的事物，他用他的心情把客觀的事物給變形了。他觀察他的自己的生活也是同樣的，在他的追憶裏他所回想到的並不是他的生活過的生活，乃是他以爲，或者想是曾經生活過的生活。

但，因此，他反到把他的自叙傳作成詩作成爲小說了。他的雄辯就是從他的個人主義所造成的。他的雄辯作成了他的抒情主義。他用他的辯才給我們創造成三種東西。一，他使我有到原始的東西的感覺。他爲我們復活了古代，先年，和先史時代的形象 (image)。他撕開了給我們掩藏着我們的出生的那一面幕，他把人類社會的情景給堆開。他使我們感到歷史的各時代之歧異。第二，他爲我們發現了外界的自然。他使我認識了自然的偉大和纖美。第三，是本能情慾的權利的擁護。自然的情感是他的抒情主義的根底。他把自然同心靈的情緒，宗教的感情，愛情連結在一起。看可以作拉馬丁 (Lamartine) 的摸範的這一段湖水罷！

不知不覺地月出昇了，水變成越法地平靜了，嬌麗叫我出發。我把手伸給他進到船裏，而，坐在她旁邊，我已再不想從他的手離開了。我們保有着有一種深的沉默。棹的整齊有節奏的聲响激刺得我去夢想。田鷗的十分快樂的叫聲，給我重勾繪出來他時代的愉快，沒有叫我歡喜，倒使我悲淒了。漸漸地，我感到使我受

不了的憂鬱增加了。澄靜的天空，空氣的清爽，月亮的溫和的光線，水在我們周圍所照耀的那銀白色的顫慄，最愉快的感覺的交浸，甚至這個心愛的對象的在場，是什麼都不能從我的心裏把千百的痛苦的反想給轉換開的。

（新愛羅綺斯，第十七信。）

這一段日內瓦湖水，可以說是拉馬丁的『湖水』的藍本罷。盧梭寫崇大的自然，盧梭也寫纖美的自然。在『一個孤獨散步者的遐想』裏的在聖彼得島裏的那一段是如何地纖美呀：

當奔洶的湖水不許我們航行的時候，我徘徊在這個小島裏度我的午後，我在左右採集植物。我有時坐在風景很美的很寂寥的所以隨便地在那裏冥想，有時坐在土邱高岡的上面眺望湖水和岸際的雄大醉人的剎那的景色，在湖岸的一邊被近處的高山包圍着，在他一邊是一些廣大的沃饒肥美的平原，在平原裏，人是一直瞰到在拱圍着那很遠處的蒼碧的羣山。

在傍晚的時候，我到下了小島的巔頂，我信步地走到湖邊，在砂浜上，閑靜的地方坐下；在那裏，波聲，和水的激動，固定着我的官能，從我的心靈裏趕出所有的別的激動，使我的心靈沉入一種美妙的冥想裏，時常在我不知不覺之間，夜襲在我的身上來了。潮的昇落，持續不絕的，但間歇地膨脹着的水聲，不停息地，打擊着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補充了冥想我心裏給抹滅的那些內面的激動，那足可以使我不費思索而能愈快地感到我的存在了。時時，生出了些關於世事的滄桑的微弱而短促的反想，水面給我供給了世事的影像了；但。馬上。這些微妙的印像，在那不停的激動的單調中，抹滅了，那些不停的激動振搖着我，而，沒有我的心靈的積極的協力，是不叫我挨到它，所以，被時間和規定好的信號呼喚的時候，我，不用力，是不能從那裏擺脫開的了。

晚餐後，暮色很好的時候，我們更去到高岡上去散一散步，以吸湖上的空氣和清爽味。我們休息在亭子裏，們笑着，我們說着話，我們唱着比現代的濫調

子強得多的古代的歌曲，隨後，感到一天的滿足，並希望着翌日再照樣復出，我們就睡了。

我在那個小島滯留的期間，除開一些意外的麻煩的訪問而外，我就是這樣地過活的。現在任何人都可以向我說在那裏有很動人的東西在我的心里激奮出來很生動的，很溫柔的，很持久的恨憾啊，在十五年之後，我想到那親愛的住居時，我都不能不感到在每次都有一種慾念的衝動使我奮激的。

(一個孤獨的散步者的冥想。)

盧梭的這樣的美妙的自然的描寫，是舉不勝舉了。他就自然中寫出來他的各種的感情。他的自然是慈愛的自然。他投入了他的自然，以避掉他的人世的苦痛。自然是他的隱居，他可以在其中盡量作他的冥想。他在自然中識得了各種的冥想的形式：最先是一種智的冥想，是思想和想像力的作用，是一種精神上的或者是玄學的默想，是想去創造一種適合於冥想者的心情的世界的；其次，這一個冥想成爲了人

所忽略的過去的復活；最末，完全成爲一種生理的痲痺，一種狂亂的狀態了。從以上的那一段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哥彼得小島是如何地狂亂啊。

盧梭有自然的情感，更有自然的感覺。他作出有光輝，有彩色的自然的描寫，他給我們寫出來湖水，高山的詩歌，美麗的夕暮之澄爽，朝晨的歡愉。他用詩的文章寫出來田園的生活，田間耕種的樂趣，他歡喜花草，他描寫庭園。盧梭的描寫自然，同他的自然的感情，是使他得爲浪漫派的先驅的。他供給了浪漫派詩人好多的題材。浪漫派詩人的思想和情感好多是從盧梭承繼下去的。無論是雨果，是拉馬丁，是繆塞，是維尼，是沒有不受他的巨大的影响的。主張情熱，推崇自然，復活過去，在好多點上，浪漫派詩人都是從他承襲得的。我們打開拉馬丁的『湖水』(Le Lac)及『默想集』其中好些的詩篇，雨果的『歌蓮壁約的悲哀』等等的詩歌，我們是不是到處可以看出盧梭的痕跡麼？盧梭在各種意義上是浪漫派詩人的先驅的。

盧梭的大弟子是伯那丹·得·聖彼得(Bernardin de Saint-Pierre)。聖彼得是由

盧梭到浪漫主義的過渡期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當然，受盧梭的影響的，在當代，不只是一個聖彼得。十八世紀的後半，是貴族階級沒落到不可收拾的時期。社交界沒落了，舊統制已完全崩壞了。當時一些人，自然地，是要感到空虛和厭倦的。當時，一般社會是漸漸要轉換的。不過由時勢造成了盧梭這一個寵兒，經盧梭而使以後的運命能完成罷了。德凡夫人 (*Madame de Ddefaud* 1697—1780) 在他的書信中已使我們窺見她的沉痛的尖銳的倦怠了。她已感到理解一切而什麼都不愛的痛苦，她在當代中已感受到精神的孤獨了。同時，萊蘋那施女史 (*Mlle Lespinasse* 1732—1776) 也作了情熱的犧牲了。社會的背景作成了新的要求的根基，但這個新的要求被盧梭給煽動起來了。由盧梭的影響，羅蘭夫人 (*Mme de Ro aud*) 把她的對人間的愛變成了熱烈的情熱，而不只僅僅為哲學的思索了。在羅蘭夫人，對人間的愛竟成了宗教的狂熱。在盧梭之後，在自然的孤獨中，抒情的冥想取了各種的形式：在有的心靈裏邊，成了對神的熱誠的奉獻 (*élévation*)，在有的靈魂裏，成了憂鬱的默想，

或生命的幻滅。羅蘭夫人看見日落，心裏映出偉大的存在，李葉親王 (Prince de Ligne) 瞰黑海而感到人生之幻滅。盧梭引起當代音樂的嗜好，廢墟和墳墓的趣味，盧梭更使當代人愛田園，樹木，碧草，一切自然界的美。他激刺出了當代的田園的趣味，牧歌的趣味來。牧歌的代表，可以說伯那丹·得·聖彼得。

【彼得與薇珍】(Paul et Virginie) 的作者聖彼得，是具有兩種的才能的。他有很好的文筆和自然感。他的文章是在他以外別的大作家所沒有的。他的表現的優美和正確，文章的流暢，是只有費芮倫 (Fenelon) 的文章，可與比敵。他用表出來他的很特殊的，比盧梭還有特色的自然的情感。盧梭是概未有把自然同人的感情給區分開的。聖彼得則不然。聖彼得是一個真正山水畫家，在他的眼睛中，一切的風景如實地反映着。因他是一個沒有什麼思想的人，所以，他的思索和冥想是不妨害他觀查和分析的。在他的面前，自然自身成相互的關係。他分析他們，描寫他們，他連風景的細微的差別，微妙的色調，都描繪出來了。他所描寫出來的自然就是一

幅圖畫。他很微妙地很素樸地描寫出來牧歌風的田園來。在他的『法蘭西島的旅行』(Voyage a l'Ile de France)，『自然的研究』(Etudes de a Nature)，『自然的諧和』(Harmonies de la Nature)，和『保羅與薇珍』裏，都有好多很好的描寫。他的思想是幼稚的。他不是哲學者。他把他的先生盧梭的思想給弄得很可笑。他反對社會，貴族階級，不平等，奢華等等。他空想着一個理想的社會。他到處都看着自然的諧和。他到處，在自然中，見出神爲被造物的幸福所安置一切的便利。他，總之，是無條件地承受盧梭的思想的。他是一個自然的讚美者，是一個樂觀者。他不思索，他不冥想，他的缺點，却使他成了畫家了。

他有好些地方是爲沙陀普里昂(Chateaubriand)的先驅的。他用一種抒情的文章寫憂鬱的歡慰(Ce Plaisir de la mélancolie)。

在下急雨的時候。在我看見滴着雨水的滿都青苔的舊牆的時候，當我聽見同雨的響動混在一起的颯颯的風聲的時候，我嘗歡愉了。這些憂鬱的聲響，夜間，

把我投入一種溫和的深的睡眠裏。我覺得當時像是自然，如同一個溫和的女友似地，同我的境遇一致似的。

(自然的研究。)

他分析『廢墟的歡慰』(Plaisir de la ruine)，他清晰地區別出來由人所造成的廢墟的悲哀和爲時間的產物的自然的美來：

自然與人的藝術在其中相鬥爭的廢墟感與出一種溫和的憂鬱來。因爲自然永遠地建築，就在他毀壞的同時都在建築，在我們的古碑的隙縫裏牠給生出來黃色的及落福列花(Griolée)，藜藿，禾本植物，野櫻樹……

我的祖先在山巔上修築了的崇高的古塔……現在，在塔的頂端出來了很大的樹，風在激蕩他們的秒頭，是再沒有那些崇高的古塔更爲壯觀的了。(同上書)他又感到墓墳的歡慰 (le Plaisir des tombeaux) ..

墳墓供給於楊(Young)和價斯芮(Gessner)的詩歌裏好些充滿幻惑(Charne)之形象。我們的耽樂者，有時返到他們的自然的情感，在他們的庭園裏作了些人工

的自然景物……在一些歡愉之中間，這種悲淒的憂鬱的情感，怎能到在他們的身上呢？牠（墳墓），最先，向我們表示出來人生的空虛的不安之終結和一種永遠的安息之形象；隨後，牠在我們的心裏給湧起來一種幸福的不朽之雜亂的情感來。

（自然的研究）

他的易怒的心靈裏是有很多的熱誠和很多的美的。人生給了他的傷痕，他因深入的自然裏了，他洞視了自然的優美和神秘。無論他的小說『保羅與薇珍』裏，或其他作品裏，都可以看見他對於自然的禮讚。但，他的自然的描寫，他的如畫的描寫，是，比他的情熱更為顯明的。他的獨創是在他的如畫的描寫的方面。他的特殊點最初是在於一個具有微妙的色調的繪畫，以後，更脫出了他的抒情主義，他，離開了情感，獨立地，描寫自然了。聖彼得會作聽覺的繪畫。他會精確地寫自然的聲響，被風吹動的樹林的聲音，打在石上的澎湃的波濤聲，暴風的吼叫：

天空是澄靜的，人只看見有幾塊小的銅色的雲彩，如同是褐色的蒸氣似地，